



映大家開眼跳黃河

讚維摩相為王羣富請

半言不發至于今太有尋踪恨苦深抱碌續文迷至者豈知往
律落沉吟落沉吟琴鼓無弦孰當音窓外鶯啼猶燕語春嬌一
刻貴千金

馬雲笑李氏妙能施

又為杜子春讚

若癡猶癡一肚愚所稱不二與人殊殊不殊愚不愚誰言杜口
話頭迂當初只說驚羣妙豈料難藏古今笑病根深處不能言
幸負文殊語相吊却羨淮南杜子春乞我伽陀書正好

入為無比禪人讚

居士無端自陸沉雨花片片不沾襟當機一句難開口所見渾
愈意未深文殊問居士說無比禪人曾會得老我昏蒙若可言

碧天涵水水涵月月月誰見徹江湖流落滿禪廬多少將龜證
作龜

又默然居士乞讚

大士含糊豈作家丈廬深處暗咨嗟默然竊出真三昧猶被天
花把眼遮塵塵刹刹盡生涯漁翁不識蘆江雨夜雪紛紛兩
龍默道者誰言他卷起挺挺直到家燒香作禮非為外種
龜必求不出

又段思初請讚

文殊問病已支離難遣當初一段疑莫說渾家機不妙鐵圍
陷孰知之段思初乞我讚維摩染病多浮泛我今與爾細
披掛向茆堂少思算誰思算就比獲得渠切忌落知見

又深道者索讚

老兒不死是為則死了渾家絕無別性與伊掀倒詵坐臥經行
欠一椀這一椀無生戒道者飢食渴飲時隨處風流都拚裂裂裂

為尔訣大士分明言當機惟一默

朱氏善惠施
教民妙德施

又為胤軒公子

居士者居家之士也。以之為教則不遠於人心物理之善。視其
日用至乎百家子史未始不同。所謂導民輔世誠可以讚之於
聖化居士字維摩。此云淨明乃金粟如來之應。假以世態類俗
自能脩其身成其德。養之於道。端居丈室。无念无為。感以天女
散花。善神欽衛。若謂對談不二之意。文殊以無說為問。放之所
以然。則弥於六合。居士以無說之說而答。示以一默。卷而於密
觀夫所以然者。皆非語言口耳。理窮而義盡也。

黔寧胤軒公子大人鑑。基天配性。理昭然。道有是學而學之。德
有是脩而脩之。齊家治國。天下平。莫不知其本乎此。而在乎此
也。遂命子為讚。蓋維摩神通聖人。以淨明為智。大抵淨其心。明

其性不動真際妙應无方自非深入理門證之不二愿可得而
語言文字也哉贊曰

維摩大士善無說不二之門示一默含容百億師子床大室琅
琅無逼塞匪親匪疎匪聲色无内无外无寬窄示形于俗擬何
然抱疾毘耶機謾泄主賓相與話頭圓問卷舒消息絕危臥
豈然說是病道廓十虛任珍重連城之壁價何酬照乘之珠奚
足並經天緯地若為之手舞足蹈堪和應大根大器默諳此頓
始十地鎮而矣迷悟猶然返掌際機會莫逃起居處雖廓物欲
未為拘誓守菩薩度群昧天女散花不著身境世誠為鏡中影
或凡或聖或名喻非法非人非溺滯大士言相且何相海墨山
毫書莫量金粟垂悲示此機稽首焚香為拜贊

讚大悲菩薩相

通身手号通身眼毋陀羅力各不遠看得破時全展活始之無
念落絲飛通上人乞我讚于眼光明于手相一言欲盡大悲心
放去收來誰抵當無端示此機花柳從人看

又萬一道者乞

機力盡時消息盡波原是水水原波大悲心智難描貌說與傍
觀事不多多不多四智三身總落魔道人向此知端的勿勞三
四問如何萬與一法空畢于眼不明親的的一片白雲橫太虛
任東任西任南任北卷舒出入

又心能禪者乞

大悲心智豈能窮消息難于禪者通持向古岩深瑣處燒香參
礼莫盲聾三十二應隨情說无奈隨情轉不同能所見聞俱泯
威心禪心禪昨日西兮今日東

又毛福用善人乞

陳氏施

悲智仁意脩却遠圓通一法印三摩返聞聞處猶多惑云滿長
空風鼓波毛善人莫蹉跎八萬四千毛孔裏光明透出照娑婆
還會得麼動念舉心機已露不須更問我如何

又綉觀音為表宰相

妙相端嚴孰毀孰揚不思議力月滿千江憐彼羣迷靡感无方
祈之則應禱之則彰遙稱悲號觀叩意願一心虔懇獲大吉祥
稽首如來正法明王伊誰刺出儼若堂堂三十二應說法中常
金針頭上放大毫光圓通大理意不包囊我書我讚話短夢長
當場一喝聲色不張表侯會歷萬國千邦

又魚籃相為果者座

短柳依依水石間携籃來去翫我曾閑相思一點情無著不遇佳人空

自還

又魚籃相為清首座

上人持軸魚籃相涉水登危何所之一帶關山煙霧瑣半有雲
月杖頭持披圖謾說無人識書讚接毫任我題失却圓通三昧
境咲他塵世妄支離

又普陀大士相寶頭陀請

普陀岩畔日栖栖四望渺漫瑣翠微紺目白蓮隨境現瑤波絳
色旌神儀湧神儀山石振大士圓光臨水映頭陀視此無懷疑
正好潛踪明心性

又魚籃相為年首座

妙出金陵蔣子筆却于首座杖頭埋湘灘楚水穿雲過巴月巫
山入夾來千百億身無不感微塵刹刹總蟬該魚籃放斂人迷
甚煙瑣垂揚撥不開

王氏施

讀達摩為古道禪

儼儼侗侗十万里來敵大梁擔頭入巒顛顛預預黃金殿上道
不識計畫理窮當時不鮮轉身果然性命難保且不識畢竟不
識箇甚麼道理不妨漫天索價錦簇簇芳話墮也若攢攢兮機
喪也到這裏未免少室冷坐九年面壁人皆謂伊是婆羅門且
不信伊是西天二十八祖乃香至王第三子夫謂之西來不立
文字的初祖達摩是你我若不與伊作遠繼之孫也好爛與頓
教伊至死諸方還知這老子有褒貶處麼老僧貶伊與我不同國
不同家不同生不同死却又褒伊斷神光臂末後付與皮付與肉
付與骨付與髓蒼天蒼天恩大難酬所以如此

又為海無門

寒天氣象許多般軟似渾剛硬以綿魯被大梁經果斷可憐不值半

文錢

又為郝山主

冷坐萬山恰九年始初公案未曾圓勒人斷臂情非善更與安
心又是瞞 又為萬一峯

西來大意非肯尔豈識渾家別有理田然惡性未曾降直向寒
岩結却嘴 又為寶空機

東土西天說老胡單傳端的有子無大梁國裏栽荆棘嵩少岩
前作遠裔 又為曉禪人

這老當時只默然不因得得眼珠圓被人喚作西來意往往依
模說坐禪 又為李子東

指人心性皆成佛正謂剜瘡壞好肉我若當時見此言攔腮帶
耳揮一擲 又為潘仕榮

勿謂西來意是禪老胡猶被自家瞞九年侍坐徒生受萬甲

思歸太可憐直指人心剗好肉爛敲骨髓愧前賢而今痛與掀
翻倒何似當初學打眠

久坐寒岩雪是非弃梁栖魏默無歸情問呀抱誠然別意底深
埋果是微履水折舌遭賤識不皮付體謾戈揮逼人斷臂真情
用謂闡西來第一機

讚善財南游圖

梅曙施

剗剗塵塵烟水洲幾經寒暑去來感他五十三人關上且至而
今關未休

未入毘盧華藏界先勞五十箇三人念無念有重重說彈指樓
閣盡正塵

讚羅漢

各自謂伊神通廣大却不知伊也是世字無奈惟有衲僧眼睛與

伊看破末後一句全然未在你一箇箇塵跡放蕩做出許多般
神媚鬼恠若不看你靈岳親曾記剗痛與一頓惡刺手脚打向
鬧市街頭亦任風吹雨打從其爛壞用文首座向此會麼老僧
話長許多破敗

一十八位大尊者知伊作為死過如此降龍伏虎當神通入定
觀空失依倚來去天台抵岳峯出入人間帶泥水咲伊弄成巧
中拙做事般般皆滅劣易名更姓若留踪改頭換面幾經劫死
端被人紙上說大似亡家而失業或若動舌或若默錯抱當機
那一撥是也依徇彷彿多非也犂狂心未徹阿呵呵收拾去中
間大有難尋處喫茶喫飯誰不有虛空撲碎泥牛吼昨夜夢到
四禪夫轉身踏著南北斗尊者尊者是無是有
寒山枯坐待春來一片迷雲撥不開頑鐵鑄成生面孔烟沉灰

沒任空埋

三教畜

朱淨演施

是何年代結雙果直至如今不放開和氣一團人未委都将紙
上安我排

為付門人寬大機法語

弟子寬大機焚香將自己平日所做工夫脩心行履處與次
於古迂老師前乞求証據師云昔叅何人寬云首叅

東普無際祖翁開示無字領向佛光庵晝夜叅究頗有定力一
日正坐間忽聞雷鳴發明心要師云既然如是還我見道得表

云

霹靂震乾坤大地無容身縛團俱粉碎撞着本來人師

問云如何本來人套這箇本來人頭頭本現成鶯啼并燕語紅

白總皆春師云做甚麼工夫云趙州狗子無師云如何是

狗子無卷云這箇狗子無念念正疑狐霹靂雲散盡海底

月輪孤師云如何喚作老趙州卷云這箇老趙州恰似大寬

離因地相逢處虛空暗點頭師云既為衲僧當具金剛正眼

將甚麼喚作金剛正眼速道速道喝云覲面相逢本無迴互師

云莫不是記來的麼卷云自己流出非從外得師又問云離

四句絕百非此一着人事即今在甚麼處速道速道卷云鳥

啼花樹鉄馬叮嚀師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

處速道速道卷云是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云見與師齊檢

師伴得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近前一步又手當曾云到恁麼

田地還有別的道理也無師云別無道理也卷云一向追尋

去外攀始知今日我心安蒙師印可分明後齣齣睡到日三

竿師云如是如是師厲偈云迴機轉位出常倫妙合機緣

辯假真一語相接如是用千鈞發中始為親工夫做到無脩證

知見參通有漏因付爾袈裟弄拂子灰心保重養頭髓
成化己亥仲冬吉日付

為雪心書

高氏淨蓮施

禪門最上之玄須懶大根大器之荷於未運之際憤不顧身王
懸險孤迫之處以古人用力絕情之所以中自任自為萬古為
其標準只得佛祖進退無限古今作箇龜鑑也苟非此等氣質
今日三明日四所以將已分大受用盡情虛喪使佛法荒唐宗
門無補智者聞知汗背而愧蓋上古遺言再四丁寧竟不謂衣
食濕飽皆死生事大無常迅速如此之說諸方尊宿文字者莫不
知之豈待重為檢奉今雪心首座在道年久不捨蒲團於做工
夫處自得所省所謂工夫之說猶魚飲水如壙出金然是且勿

淹此更有高高峰頂深深海底務欲挨到此田地于佛祖頂額
上翻身獨步只得德雲尊者潛身無迹妙高波湧井底蓬塵如
為到家消息雪心但與麼保任自己三昧有日龍天推出不妨
喝佛罵祖越古超今迎來持卷需予以平日工夫所操守志氣
書一言為其後鑑予視雪心其實參學用心切處書此仍免於
更進也說偈云

雪心參學不他謀只為開明合社眸自己工夫真實處一天寶
鑑任當頭

成化庚子歲菊月古庭為安雪心書于德雲高處

今年成化甲辰五華開堂會眾制辭還妙高舊隱出紙需言
山中行道雪心乃道中人予書長篇以塞來意耳愚者古庭
筆

上人來自三華頂禪巖而今且歸去踪跡不留城市山花雨飄
然何處覓千七百機言教外文字琅琅翻作害所言害處謂生
死大藏小藏成故紙已歌和衆雪曲寡證龜作鶩鹿為馬上人
豈肯隨他例又豈人前輕舉似一機一用若塗毒聞者見者俱
回避上人選佛已辦所以心空歸及第半夜日輪當正午白棒
拈來擊佛祖秋初夏未景肖然湖水飄香荷菱鮮游人多少脚
底錯泥水何嘗從此脫惟有上人坐臥所以知蒲團禪板相與
閑陳如谿光山色昨夜一一寫長偈為贈上人還山所止得長
處尊者蘊空空不空維摩示默默無默若言德雲不下妙高臺
妙高道人笑哈哈上人一一看破首尾徹我今寫此猶饒舌裁
長補短然恰好何似當初無一墨

為付東普道林清印號碧天法語

門人印碧天父於道林脩證心地工夫卓然超達蓋吾
若祖遺續之風誠有得髓之妙所據心眼證悟明白馳來需語
為證今付僧伽梨大衣一頂拂子一柄以表傳授之信此去正
好扶持未運匡樹宗乘佛祖玄命勿令斷絕至祝至祝

復說偈云

祖庭脩證道林禪正好提持向上玄塵尾揮橫伸一喝妙機

頻泄語言前

弘治六年正月孟春吉日付

淨空刊

屬東普道林清智號月天書

近時宗門寂寞道法不古湖海然稱師位者皆草學而矣鮮見
蒲團死心之說以此宗風一師友未聞如古人灰頭土面絕
其心智於佛祖文字任諸子百氏視之猶害果然論禪做工夫

於先輩祖師之教見證相投何敢望也且如來禪祖師禪相去不遠人之易見見會却要守此猶枯木頑石冷水冰古廟香爐臘月扇子一條白練誠謂難之太難予昔說工夫見悟虛承祖命自愧無地昔者京城老師於隆恩說法四方玄學之流不啻千指予當時獲法亦自知已與古人所見未嘗所守未嚴湖海京師以予為最上之重任予默知自家錯了今年虛度八十二方知八十一之非予蒙老師親付嘉言其慎任心焉敢自昧據所見若實為生死事大只要自家四壁空虛默然守已孜孜而矣龍天推出放光瑞現宗門四振始為美哉如此之說予恒憶老師之教未敢落懷然此名實不敢放肆及看古人冊子霄壤矣此時川中師範最多以我為懷舊佛一柄付與門人智月天亦任用之以道為懷勿哂勿復得云

草書一紙為言禪此事宗門太可憐我亦未知西祖意望公莫以我為然

淨空刊

重付智月天法語

門人智公號月天久做工夫食卧皆廢於恭悟深契玄妙向去當以老祖家教開示後昆前者書來欲其證之就而回也今來以前念未釋當此之時正要樹祖道於尔今將袈裟鉢盂以表傳授之信待後季以揚妙悟佛祖慧命勿令斷絕至祝至祝

復說偈云

智眼空步法眼空空無處所孰能窮既知日用安心妙始解言前活路通

弘治癸丑子孟春吉日付

囑寶金山首座

寶首座號金山早年奉孝便具超宗之志然於講席誠不在文字之着脚也一日會予桐安昭明予見發言誠實遂將學詞試問首座出已所見而答於脫落語言妙見默而契之次日又來呈其見諦皆亦切實臨別需語表古人死心之守予謂古人以心印心初無一物之繫綴由此執筆書偈為囑之云

水盡山窮自解玄古人相繼不虛傳緘唇且撥
寒爐火任爾經行坐與眠

王氏妙善施

以心學性情為開山建寺示眾之論說

大哉孔子之學先心而後孝也孝乃世之孝心三代之心正人倫扶王室誅奸惡作春秋斯謂古今不磨之大功德也予然不知孔子之孝以其心與性情之禪則知孔子心性之光明盛大則與吾佛一如也夫

羅氏妙全施

皇圖之愈固佛刹之維新佛化王化周天地日月之運行窮而知之入非內出非外一動一靜則無不中矣玉道佛道以天理人欲之言究其所以書同文教同轍万理万事則无不達矣然與佛祖所制禪律教乘機感性情行用之間而以一氣之所謂行用取舍之異則知性情好惡本其同也苟能於此燕坐泰然身心不動感而遂通此所而又其同也古之聖賢君臣之出誠乃天地中和之配也以其配則不過治世澤民窮達教理佛說

百億四天下自有生民以來未見有一事一理而外乎此正化佛道心之所以心孝而善之善也以此知其所以善則也進之於孝而以知其心之行用取舍則以復其天理人欲道德之初蓋佛祖曩以脩進此心於其仁義道德之中而欲生民皆本其一善而以樂乎於其中矣且謂諸夷之邦然非詩禮申化之明苟其日事鷹用服食溫飽利欲私妄鮮有不相與知之而其好惡也大凡教人與其善豈非至於心性之道而全乎於此天理之賦于人而所謂道德聖賢君臣父子知之者也此所以謂非止於中夏允稟受人物用舍之形必得乎天地道德不易本原之氣此所以謂而其氣也古今天地日月聖賢及諸子句氏乃理万事莫不皆以此心孝而發知之矣謂此一氣之道豈然強學而以知之于此知之所以則而知之哉統誠未知之矣何謂

聖人三千之徒所學聖人之道惟曾子唯然而知之矣顏子而其次也吾佛百萬之衆獨迦葉笑而知之豈人人謂之佛耶箇箇謂之聖人予謂曾子迦葉於語言文字之外默識心通所以知之矣孝者于此且不得造次放過恃於口齒要當進以工夫果造到佛祖聖賢之地位方知佛祖與聖賢別是一等之氣象吾佛所論道之所孝謂孝到行道之然也行者實也說者權也所謂孝而行之其猶顏子也古人論道則取以實民之所以感化理之所以使然此則可道德情性之推而人莫知不至於此而其道德也聖人在位梯山率土入貢來賓四海八荒咸服化育以此教民之推而民非二主也以此物理之推理無二治也皇天之極處乎聖也人事之極致於道也道德仁善民之所以賦載非民無以治其國非王無以致其化國化民善誠天理人

欲之所以流行而君臣聖賢之所以一氣以百億四天下邦國
生民人事之推而人之動靜周旋俯仰以所謂知之莫非以聖
人吾佛教人之一善以之而家齊國洽天下之平予以開山心
學之謂兼以性情小國之說大抵教人知其人心與性情也
予以百億四天下人之心為菩薩一佛刹也以百億四天下人
之性為菩薩一法身也以百億四天下人之情為菩薩一僧伽
也更以百億四天下人之性情合而為菩薩之願倫示身於君
臣父子之道此謂堯舜之君歟而堯舜之民歟抑三代万世而
孔子吾佛之心歟蓋所謂

黎氏善淨施

皇治之雍熙皇心之溥洽聖皇之心則孔子佛也賢臣之化則
孔子佛化也而聖君賢臣以此教洽之外而弘護三寶猶金城
湯池華嚴經云果位菩薩恒為南閻浮提邦國之主教民以善

佛將此道此法付囑而御金輪孔子之稱西方有聖者焉不化
而行不言而信不治不亂民無能名焉此載諸傳智者無惑我
之僧徒逸居暇食高堂廣眾食不勞耕衣不勞織一鉢一衲不
以世累之妄揭乎物外三界旅泊而貴公長者古之今之往往
方外之契此皆佛會中菩薩之人也由此古今天下而教法叢
林之盛綦布星列廢者成之而新創者愈加其上我宗之禪際
遇聖賢君臣仰惟繼付之賴律身於水石煙霞絕塵於功名富
貴不干世務寢坐安餘人天信向非偶然也哉今茲開山建寺
大功德主欽差鎮守雲南征南將軍太子太傅黔國公當今開
國元勳之臣世守六詔保障邦隅之主其性情也賦於天之所
渾厚其道德也發於人之所高明讀人之所未讀之書積人之
所未積之善而形格氣象宏大淳正若夫春陽長養万物所為

自有異於人之者也則其異也誠猶洪武間蜀之賢王研四箴而精其道德養其性情謹一誠而敬其天地承其宗祖閱武講文懷忠盡孝更以政治之暇于左右置諸經史日新月盛以便於耳目皆實德實行者矣仍憶

皇恩之極聖德如天欲報於衷無以攸措闢金馬之崗建寺請額謹以大功德祝

聖壽之延萬萬歲也次冀六詔民富天下宴安麒麟貴胤降自天中景福嘉祥應於日下身位祿位固而愈固壽岳華岳高而愈高工畢俾予恬養此山為祖庭之列予也濫以僧服梵李荒蕪一槩蒙愚才識不達敢以此列而承之者哉大衆佛祖所證天理性情人欲之道然非紙墨文字之說則於天地日月運行消長生殺變泰否吉之際而矣推之抑也應夫人之折旋俯仰

動止施為而以一心於此日用使人至於相教之原且矣假其相而詢乎迹以此相迹之謂而欲求諸心學之所以升進深淺優劣皆可與聖賢君臣道德詩禮申教之研然後知其此道德詩禮象迹而與聖賢君臣万理万事是謂一渾然之所以而所以知之也大凡以一事一物之究必以究之於已尤究已之心而心與事皎然猶青夫自日佛祖以是而於禪道教律其語言文字而了然於已心之所以未發事理之先人此不知背以日事返乎言相溺之以記問聰明凡所論皆不本於道德使佛祖聖賢大理大意之教而之於掃地矣苟則不知聰明強李皆世諦語言耳目是辨之教於所謂道德心性學而之音誠難以哉當知本者之本則知文字語言而講明心性所本之義則不知非文字語言而義之所以心則其心也而性與夫情也吾徒到

此果或知之則知佛祖以不立文字之教而指以人之私欲妄情。李者果嘗未著之於此乎。謂心也。性也。情也。此三者名異而體同。抑未見不以一氣而乘之於日時。所以事理動靜物欲苟李。知此心李之中。而一氣所乘之道。予與較之。所謂心也。性也。情也。果或中也。以此之謂內外之學。隱微之道。發而未發。與物未聞。譬草木虛山河石壁。萬像含靈。果相流碍。所謂一理之於萬事。一心之於萬法。以此知之。始知此心以心格物。以物格心。心物之格。死格死心。而心格一然。李者李之。以此而自然養其心性。才器宏。大於此天理。人欲一切所為。於此文章佛法一切。切所李。則不待明而明矣。則未嘗不中而中矣。諦觀此道。予心學所論。心與性情之道學。

聖居賢臣之德化洞然。若千燈之於一室。謂室者學者之心也。

猶十日麗乎一天。謂天者李者之智也。此所謂心李性情當機所契。則知此箇道理。乃先天地之體。而後天地之用。所以天地體用之機。而人之心與性情。草木昆虫一而已矣。大衆我大功。德主以大力。大量運此心性。之所以於平白地上。建此梵刹安僧行道。祝延。

聖壽於無窮。豈小補哉。大衆道之所以心之所李。其日用性情萬理萬事。於此而知之矣。

大明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

結期語錄序

夫佛祖以自任大禪定。恒住其心。遍一切處。居一切時。未嘗不在乎此大禪定者也。蓋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世尊四十九年說一大藏教。雖行於世之紙墨文字。其實與大禪定而未

一言之相背此說惟佛與佛乃能知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且有無言說總名禪定故外道不問也世尊良久又謂此良久與外道所問相去多少外道讚云世尊大意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外道未見佛時他一向在什麼處及乎見佛便道開我迷雲令我得入這個道理確不是孝者思惟測度之境界若外道果有個入處世尊良久却與禪定而不應於機也當知外道世尊其實本乎一心所以撥着便轉阿難問佛外道見個什麼世尊云如良馬見鞭影而行當時若無阿難發一問世尊滿懷風月且無說處然是阿難罪犯不輕外道亦被埋却昔者叢林之盛諸方尊宿皆不教孝者做工夫又不言經論藏教九示一機只貴孝者承當其大根大器者豈勞佛祖禪定再三四說今時兄弟家不能全盛於心多向古人方便垂手處認

着個昭昭靈靈以謂大休大歇殊不知生死岸頭全然死用又有將宗門之話肆講沿襲返為不美所謂語言既多去道轉遠雲南蒙化府土官太守左公曾於靈山在會記別信心禪定其欲孝者頓然明白遂出已資於雲隱寺會僧百餘安結中期百日予時受請旦夕開示孝者或陞座或示衆則以大總持禪定當機交付大衆令各各心地發明紹隆佛祖大禪定勉勵後昆而宗門之有所望也祖師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猶墻壁乃可入道諸佛衆生涅槃生死禪定也心性也一而已矣孝者知之

大明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禁足時述

結制語錄切要

毛氏何鳳施

夫宗門所謂禪者非聞見知覺語言句而進惟入真實一肩擔荷孜孜然則死第二念至此之外目前任有萬鐘千駟傾向

面前都无會愛冷冰冰去始有少分相應豈不聞初祖達麼泛
海之梁止於嵩少神光參叩斷臂安心自此已有禪定之旨昔
世尊拈花謂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无相微妙法門迦葉
笑之遂囑付將來无令斷絕所以禪定之旨遺於今日而不絕
也歷觀從上佛祖所教縱說三藏十三部脩多羅方等經典其
實皆不出於禪定者也既然苟非英偉奇俊之才曾次闕畧志
念純真者徑造佛祖大休歇之禪領此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
死將此所謂禪者務要見個端的下落方不負寄身於空門託
跡於禪字若是夙有靈骨根器者聞與麼說直下便能承當佛
法世法視之猶生死冤家一刀兩段莫顧危亡進退得失此大
大丈夫之所為豈聰明博學者恣以能所思前業後進退不次
這等守之皆安敢與其說禪定者哉且古者叢林之盛規矩之嚴

出自糖蓋乎師資機捷之於語言鮮犯商量以鏡照鏡而無毫
髮之間時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誠不外此所謂禪之
者也以此網羅十方衲子至於選佛為任謂選佛者貴乎心空
及第當知禪者靜也而超佛越祖之地位尔若到此信之急烈
轉面皮一切不容一物不着便能與佛祖齊軀並駕不然任有
神道妙用於已躬生死看來且無分毫用處蓋選佛場中且不
問你聰明特達會及諸子百氏五車三載大抵要你死心絕念
一切情識盡情放下既放下已端身正坐猶初祖面壁單單奉
個所參話頭晝三夜三茲然禪當此之禪雖在千萬人之衆
中猶無一人相似苟非如此之工夫眼光落地措乎不及未免
况墜生死古人云栖息清涼地檀那四事饒若不知慚愧滴水
心難消又云目前不了萬緣差別到此任尔多知多解文章佛

法傾囊倒腹其如懸瀉水如馬鳴龍樹舍利阿難於此禪定出生死之一着總是差別學者可不思之今雲南蒙化府信官中憲大夫土官太守左瑛同榜恭人張氏出心捨財延請繼眾於本境雲隱寺安結百日中期以弘佛祖之道敬為保

國安民得以盡夫臣子之忠心者矣且謂中憲大夫左公非受佛祖之付囑燕以大根大器安能信此禪定三昧於禪定不動功德以永皇圖樂於熙之盛世者矣乃冀憲位明遠壽祿增加宗枝茂衍於千春子生孫孫生子地界康寧於百世邦於道道於邦將知其教也則與王化佛化之並行於中外猶天地之於日月運行於天長地久矣今列堂中規繩矩鑑條目宜各正其心性迤相勉究其為示云

張讀德

一堂中然於衆多自有古制家教內推智識超衆者四人

請坐板頭第一座古者以抱道久養具其眼者為之味三板頗德行有素者任用所以俱為人天眼目以弘佛祖之道也凡於當益之事必先人而後已苟欲檢舉必已而後人大事依規懲誡小事得容庶幾如此則學者自知耻辱而不敢干犯且教衆日為之事須究古人規矩志節勿自專行果有不規會合板頭及大衆稽越黜之為佳又云上好義而必仁上遵法而必嚴免一事一言使上下通和而道德自然浹洽矣堂中細密不盡言舉其所為預察謹慎為要不然則過在板頭書云歷歷不有初鮮克有終予謂堂中規矩欠嚴人情輕泄道孝疎庸工夫不第將何以代人天眼目大衆可不歸已思之一堂中法則所立規矩乃上古之理西堂後板立僧要與第

一座以江湖相謙為其光伴而輔翼之臨事勿得苟免而輕操專已欲言晝夜四參規方矩圓大凡所為要從規矩當圓不得方當方不得圓或若巨細不分玉石不辯雷同戲劇別法異常如此使眾離亂參內之事當要斟酌勿得苟免不然則板頭相攻語言諍競背非面是此為壞念之首大小事務須欲所長之行視百日為朝夕苟非更變首座與一衆之安且無惑畧誠衆之言當遵其古衆且服之

梅澗施

一堂中日事既言選佛必以寂靜安詳為其主意九事可減不可增加增一法莫若減一事為佳欲與為須體古入之道謂道者不可斯須背之苟背之將何以當空門之緇業且今人雖聰明特達渾厚誠實却與古人之不同也古人行得十分未嘗誇恃今人未及一分九為勉強既而聰智已過惟當自微他非不可辯省語寡尤為其上策也

沈橫施

一板頭位次非常人之座要孝以超佛越祖之知見出言必於典章稽古答今尊賢勉至進退必於禮樂出入欲以珍重聽聲見色以道自任是說非說勿與合辯苟欲乘手後昆當易高而就卑開發禪孝隨機破惑必重道德道也德也德不可喪道不可廢佛祖未嘗去此教人此謂首座之板豈可輕受學者既在眾中當要敬禮之一選佛之場非懶惰慵愚薄福者之居此謂無為之舍入此無為之舍不得執此佛見法見任有悟解急須放下若認着則不相應也豈不聞古人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

第歸孝者既在其衷心中所蘊皆為障礙障自禪定心中所蘊既為障礙一切經書文字則不得過目專一念而禪定苟或非此坐消信施无益於已書云飽食高眠難以哉

范氏妙南

一參禪一着未是小事既入衆中當自檢點憤起勇猛勤加精進常在正念縱而參暇勿捨蒲團隣單不可相犯馬勝波離之威儀細行日時之新正念話頭疑情綿密之究其究也佛祖何人也我亦何人也彼丈夫哉我亦爾豈非高明智達者哉又謂堂中一衆各要知之三食展鉢二時迎送皆不勞已飲食供養則有檀越烹燒甘美則有執務內外齊備則有東序食就口頭味佳舌上洗淨尚有作務之人挑担豈无信心之士一日之為百日

如此中事應心般般不缺以研其艱辛豈敢離却話頭而喧堂亂衆豈不知古人脩行草衣木食萬苦千辛直入深岩窮壑如是究明已事那得我輩色色現成心猶不足嗟乎恐後復還信施誠為自陷

一既與大衆同堂事不謀外動靜起居皆欲安詳徇序目前雖安尤可思危坐中然羨惟恐有失過則求已知則速改縱有相識道舊且如陌路况無干之事而與親炙可與體先聖之岩居穴處火種刀耕嗟夫高堂大厦冬夏得宜百事不干若不休心念道妄受禪名可謂死慚无愧非慙非耻向袈裟下不明正因恐出息入息那時頭面不似今日也

官舍范玉范爾范壁息宥施

一大衆相與莫非宿生慶幸有是大因大緣朝夕眉毛撕結

視聽耳目相關只此之間苟死機泄任是佛祖難為近
傍其死生迷悟亦在乎此也正好回光自看既與磨說
畢竟是何道理若看得破不妨於佛祖頂額上經行坐
卧不然切不可三五成群來去死忌高談闊論戲雲無
拘且謂坐中恐有大乘菩薩之人雖是同堂共處各不
相知或爾驚他禪念彼如動心我則拆福既而臨眾非
止一端務在省緣彼此自利矣

一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歷觀世尊曩因地中捨頭目髓腦去
國城恩愛竟不為他事亦為乎生死事大也且生死事
非大禪定而莫逃之非大智慧而莫能出之又非大根
器亦不可與其究竟也古人云一失人身万劫不復我
輩苟不信之推究虛沿歲月苟安度日或若老矣死矣

將何以為平生之務富貴如何敵業功名安脫生死
所謂參禪須實悟但辦肯心龍天不昧此為誠實之
言可不信之

張域來氏

一參畢之暇除水火之外各守單位孜孜舉起話頭若實為
已躬大事者豈肯挨排苟且入公廨寮舍放逸虛已
古人參禪以悟為期豈論晝夜擇以上中下之說寧
以生身陷入地獄終不以無戒定慧身受信心之供
且首座之教聽之諾諾叢林之禮徇之繩繩勿得傲
慢心生人我輕欺大眾有此不然當要回心脩省改
革古人結友迤相檢點既與隣單宜從究竟不可心
戲劔戟面帶笑容非釋子之為宜當誅雪

一堂中禪友若上蒲團照顧話頭正念勿令打失有等孝者

一向昏沉散亂又乃坐在無事中重當此之際端身
正坐大開兩眼緊捏拳頭念念現前勿容走作只得
心眼洞明大事了畢如此以盡大地作塊黃金與之
供養也合消得福者得福况人天瞻仰哉所謂大脩
行人百鳥嚙花龍天恭敬尚不以為喜浮塵世利何
足於齒哉

一開單展鉢徇乎規矩上床下地叉手和南於一切處及一
切時皆欲威儀濟濟動靜如如允於飲食滋味勿得
過服湯茶粥飯節減免水火之逼迫骨髓口鼻氣息
之調停不致腸胃之結泄身心須欲通暢性情亦可
安和有等習熟夢則顛言狂語立則東倚西靠一味
憨頑造次此皆平昔未嘗持正收斂不竟不知今既

為伊切責毋誡要當責悔改脩倘尔依予所言慎密
超群回心禪定不遠舉起所談話頭念念勿移心心
勿間疑情憤發勿然撞着磕着大事了畢若然此者
手當挽首矣

已上一十二條竟不為別事所說悉遵古制徵發各人心念
大抵欲學者知禪定之所以成佛種種智圓竟經云無礙清淨
慧皆依禪定生離禪定成智慧無有是處向此若能發大志
願信心勇猛自有到家之田地孝者辨此常速進前不退之
心敢保禪定至矣

示東序語

陳俊黃氏

叢林之設東序謂之常住有日事用度而財帛米穀之出入欲
以明其衆心而息口齒以此未免設秩古者之立皆老成戒德

之士使積蓄之不費常住之不虛雲水往來而有以所望也且
近古之為大段不同况於今時人心澆漓不審因果罪緣嗚呼
去道之遠矣此謂安禪一期百日擅越之心且誠且切苟不念
古風之遺恐其一人無有慚愧失於古制之訓豈免識者之批
謂且以因果罪福也耶東序當擇賢者之困退於不自不可不
察其所以蓋東序之秩長老居於尊位以道自任故叢林不得
不請秩僧以為日勞而總其事提點代一山之統分其都管都
寺副寺兼寺其各項所務亦隨宜而設復以輔其化然謂俱欲
賢者可矣賢者且無彼此是非之論又非私欲面背之言今此結
制安禪令學者外於諸論以明夫已心而出生死若論生死不
可不慎其究也以其究也非禪無以入佛祖之道非定無以出生
死之宰又禪定者則不拘於經行坐卧靜關閉其奈人之自

欺而妄不得不以期制而究之且生死一着無老少比此富貴
僧俗眼光落地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可不傷哉竊惟一期之事
百日之為其米麵油盐椒茶醬醋柴水蔬菜於齋食所備之物
是比是勞我等之財力正好大家同志用心未供佛飯僧不可
竊而食之未變熟造烹不得盜而私用當知一事一草一葉皆
出於信心之求福豈敢輕而視之古德云付己德行量彼來處
不然則伽藍護法暗有明條今書十偈以驚東序執務各念無
常自當研省其偈曰

學道應須究古風衣傳不負嶺南翁三登九到非徒
力直樹規模祖位中

叮嚀秩事當斟酌因果昭然暗有條上下分燈猶且責良信
心施物果難消

有無私曲各應知暗裏龍神着眼窺若把自家心時了灼然因果不相欺

油鹽米麵出於何所施人天福報多未至齋僧并供佛皆食一物定遭魔

參禪作務非他事動靜從來兩不差坐破蒲團稜道者殿前剗草有丹霞

晝夜慇懃不憚勞箇般供養恐難遭為思佛祖遺風遠當向人前折貢高

粥飯現成將易得從檀越信心來若非自己心禪定必是遭他因果埋

勿謂堂中多快活豈言厨下眾慇懃未明道眼將何秬滴水難消自古聞

莫恠山夫口話多再三四與苦研磨高眠飽食光陰過

目倚何出網羅

與眾同脩百日期豈圖妄誕事虛為死生切究休空過

人命無常令自知

結制化齋榜語

伏惟上中下期之結貴乎超越佛祖過現未心之窮得乃揭示人天啓關鑰於方便之門出權要於禪定之旨甚深微遠無碍辯通其旨也絕能所而匪名匪見其門也無梯徑而非外非中蓋拈花之一着昔世尊發露於靈嶽之峯頭微笑之一端時迦葉承領於那伽之心地百萬之會衆而若啞若音千七之機緣而誰當誰住無義味之話不妨啞談有餘全生殺玄機豈可停思佇想世有連城之壁照夜之珠則不可以

尋常而求豈如米智祖師心而徒為造次所謂金不搏金水
不洗水滯則溺於玄妙非可以知而知知空合空鏡以照鏡
認則落於斷常又不可以識而識識一百日既在其位禪也
定也晝夜四參二六時不外其中心考念考喧寂一至日昏
曰散之魔盡在勦絕人人脊骨猶純網之鑄就愈綿愈密之
心勤加檢策箇箇工夫似簇鑰之織成到此縱風塵而不為
飄蕩任境緣而豈自欺瞞珠走盤盤走珠三条椽下不徒然
風吹柳絮毛毬走波即水水即波七尺卑前非苟且捫梨花
蛺蝶飛金佛不爐木佛不火泥佛不水荷葉團團團似鏡又
不加點心不涉言見不開目菱角尖尖尖似錐置而勿論即
今一期檀越設齋施主備供其油鹽米麵日則有增無減秋
事營為後使持重柴水湯茶時乃變生作熟既檀越施主不

用誠心我禪僧師友胡為空過種種無漏之大福便
鉢盂滿滿之盛來此真語者實也非小因緣真信滿園上
工夫中凝然坐出終始若無二念功德必有所歸矣更番一
語供養大眾且如木人煮飯未之飯石女烹不濕之羹將此
供養十方諸佛歷代祖師人天四眾隨力飡飲且道佛祖畢
竟向甚處處下口若道無處下口則背却自己若道有下口
處則干犯佛祖若檢點得出參學事畢還委惡宏齋僧供
佛豈虛瞞子貴孫賢世代傳雖是人生同日月富貴貴賤
幾多般

高洪 李氏
比立尼圓聰 福惺





